

宋吳曾纂
能改齋漫錄

第四冊

進步書
局校印

新平船

PDG

能改齋漫錄卷六

宋 臨川吳曾虎臣纂

事實上

江總還宅詩

紅顏辭鞏洛。白首入轅轅。來春行故里。徐步採芳蓀。徑毀悲求仲。林殘憶巨源。見桐猶識井。看柳尚知門。花落空羅幃。鶯啼靜易喧。無人訪語默。何處叙寒溫。百年獨如此。傷心豈復論。乃江總自梁南還尋草市宅詩。杜子美曉行口號斷章云。市朝今日異。喪亂幾時休。遠愧梁江總。還家尚黑頭。

槎頭縮項編

孟浩然檀溪別業詩云。梅花殘臘月。柳色半春天。鳥泊隨陽雁。魚藏縮項鰖。又峴山作云。試垂竹竿釣。果得槎頭鰖。美人騎金錯。纖手繪江鮮。又送王昌齡詩云。土毛無縞紵。鄉味有槎頭。故杜子美解悶詩云。復憶襄陽孟浩然。新詩句句盡堪傳。即今耆舊無新語。漫釣槎頭縮項鰖。按杜田作杜詩補遺正謬云。槎頭一說為襄陽郡地名。一說為釣磯上枯木。及見曾繹云。皆非也。爾雅。慘謂之沔。慘音參。沔音岑。孫炎釋云。

積柴木水中養魚曰揆。襄陽俗謂魚揆為槎頭。言所積柴木槎枿也。予以杜魯二說皆非。蓋二公不讀習鑿齒所撰襄陽耆舊傳。所以為此之紛紛也。蓋傳云漢水中鰠魚甚美。常禁人捕。以槎斷水。因謂之槎頭鰠。宋張敬兒為刺史。作六櫓船。置獻齊高帝。曰奉槎頭縮項鰠。一千八百頭。子美耆舊之說槎頭之義。乃渙然可曉。

對揚抗士卒

杜子美送李校書詩。對揚抗士卒。乾沒費倉儲。勢藉兵雖用。功無禮忽諸。御鞍金騾褭。宮硯玉蟾蜍。初不曉對揚抗士卒。為何等語。讀上林賦。方悟抗挫也。五官奴抗士卒之精。費府庫之財。蓋方入對。宜論蜀中兵老財匱也。又王褒四子講德論曰。驚遣抗士。屢犯芻蕘。

白露團

杜子美初月詩云。庭前有白露。暗滿菊花團。又白露詩云。白露團甘子。又江月詩。玉露團清影。又絕句。玉座應悲白露團。按謝惠連詩。團團滿葉露。謝玄暉猶憶餘露團。庾信胥臺露詩。惟有團階露。承睫共霑衣。杜詩之所本也。

生男墮地要膂力

傅玄豫章行云。苦相身為女。卑陋難具陳。男兒當門戶。墮地自生神。雄心志四海。萬里望風雲。女育無欣慶。不為家所珍。玉顏隨年改。丈夫多好新。昔為形與影。今為胡與秦。故杜子美生男。墮地要膺力。一生富貴傾家國。莫愁父母少黃金。天下風塵兒亦得。

畫者楊契丹

翰林學士吳郡朱景元畫斷云。楊契丹。隋唐間人。官至上儀同。六法備該。甚有骨氣。在閭立本之下。余乃悟杜子美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。豈但祁岳與鄭處筆力。遠過楊契丹之句。

艤子

杜田杜詩補遺正謬云。杜子美最能行云。富豪有錢駕大舸。貧窮取給行艤子。按揚雄方言。南楚江湖湘。凡船大者謂之舸。艤。小舟名。音葉。言輕如小葉也。切韻玉篇。並不載艤字。余按王智深宋記曰。司空劉休範舉兵。潛作艦艤。則艤字不為無所本也。

淡沲潭陀

杜子美醉歌行云。春光淡沲秦東亭。淡沲當是潭陀。見富嘉謨明水篇曰。陽春二月。

朝始曉春光。潭陀度千門。明水時出御至尊。而富又本梁簡文和湘東王陽雲樓簷柳詩云。潭陀青帷閉。玲瓏朱扇開。第拖一字不同。選江賦隨風猗蕤。與波潭沲。善曰潭沲。隨波之貌。沲。徒我切。簡文與富皆本于此。

定昆池

唐劉餗撰隋唐嘉話云。中宗朝安樂公主請昆明池。帝曰。前代以來不以與人。公主不悅。因大役人徒。別掘一池。號曰定昆池。既成。而中宗往觀。令公卿賦詩。李日知詩云。但願暫思居者逸。無使當時作者勞。故杜子美陪鄭廣文何將軍山林詩云。憶過楊柳渚。走馬定昆池。

將軍樹

杜子美有過宋之間莊詩云。更識將軍樹。悲風日暮多。自注云。之間弟執金吾。舊注引後漢馮異。每所止舍。獨在樹下。軍中呼為大樹將軍。余以為事雖本此。亦自周庾信。隋元行恭。二人詩發之。庾麟趾殿校書。和劉儀同云。月落將軍樹。風驚御史烏。元行恭過故宅云。頽城百戰後。荒邑四鄰通。將軍樹已折。步兵途轉窮。子美意取此。

星劍玉琴

杜子美暝詩云。正枕當星劍。收書動玉琴。按越絕書。王取純鈎示薛燭曰。光乎如屈陽之華。沉沉如芙蓉。往觀於湖。觀其丈如列星之行。觀其光如水溢於塘。李嶠寶劍篇。背上名為萬年字。胸前點作七星文。又晉嵇康琴賦云。絃以園客之絲。徽以荆山之玉。故杜子美取之以為詩。

芳塵

石虎起四十丈之樓。結珠為簾。垂五色玉珮雜寶。異香為屑。風作則揚之。名芳塵。塵甚以酒洒之。名粘雨。按陸雲喜霽賦云。戢微波於桂水兮。起芳塵於沉泥。雲生於虎之前。則芳塵之說。不始於石虎也。司空曙送高勝謁曹王詩曰。想君登舊樹。重喜掃芳塵。

張旭草聖

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。張旭三盃草聖傳。脫帽露頂王公前。揮毫落紙如雲煙。又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云。嗚呼東吳精。逸氣感清識。按唐書本傳。止言旭每大醉。呼叫狂走。乃下筆。或以頭濡墨而書。世呼張顛。不言其詳。惟李頎有詩贈之。其言皓首窮草隸。時稱太湖精。則足以見杜所謂東吳精之意。其言露頂據胡牀。長叫三五聲。

則足以見所謂脫帽露頂之意。

高春下春

淮南子曰。經於泉隅。是謂高春。頻於連石。

連音

是謂下春。乃悟梁元帝遊後園詩。暮

春多淑氣。斜景落高春。又納涼詩。高春斜日下。佳氣滿閑楹。唐薛能詩。隔溪遙見夕陽春。然山谷夢伯兄詩云。相携猶聽隔溪春。此豈誤也哉。

桃花水

陳張正見公無渡河詩。擢折桃花水。飄橫赤劍流。乃隋薛道衡渡北河詩。桃花長新浪。竹箭下奔流。所本也。桃花水見溝洫志。河決而桃花水漾溢。又見韓詩外傳。竹箭流水。慎子曰。河下龍門。流駛竹箭。駟馬追之不及。故杜子美南征詩。春岸桃花水。雲帆楓樹林。

灌嬰井

張僧鑒潯陽記云。湓口城漢灌嬰所築。漢建安中。孫權經此城。命鑿井。適中古陂得石函。銘曰。漢六年。賴陰侯開。下去云。三百年當塞。塞後不滿百年。當為應運者所開。權欣然以為己瑞。井極深。湓江有風浪。井水輒動。邦人因以號浪井。故李白下潯

陽城泛彭蠡詩云。浪動灌嬰井。潯陽江上風。今井在衙城內之西園。又記云。上有三石梁。長數丈。廣不盈尺。杳然無底。吳猛與弟子。緣石梁而渡。見金闕玉房。地皆五色文石。故李白詩云。金闕前開三峰長。銀河倒挂三石梁。梁劉刪詩亦用此事。故云危梁耿大壑。瀑布洩中天。太白本之耶。

張平叔職吏

東坡云。白樂天行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。吾坐而決事。丞相以下。不過四五。而主計之臣在焉。以此知唐主計。蓋坐而論事也。不知四五者。悉何人。平叔議鹽法。至為割剝。事見退之集。今樂天制誥。亦云計能析秋毫。吏畏如夏日。其人必小人也。以上皆東坡語。余讀唐柳氏家訓。載柳公綽為中丞曰。張平叔以僥倖承寵。及罪發。鞠於憲司。吏司曰。張侍郎。公綽叱曰。職吏豈可呼官。據按復引云。囚張平叔繫于別園。遂窮竟其失官錢四十萬緡。以具獄聞。此事東坡蓋未之見耶。

月隨仄而暈缺

梁朱超舟中望月詩。入風先遠暈。排霧急移輪。梁庾肩吾望月詩。圓隨漢東蛤。暈逐淮南灰。庾信望月詩。仄飛重暈缺。莫落獨輪斜。蓋用淮南子所謂風隨仄而暈缺。杜

子美晚月詩。欲得淮南術。風吹暈已生。

關山月

周王褒有關山月詩云。關山夜月明。愁色照孤星。半形同漢陣。全影逐胡兵。仄寒光轉白。風多暈欲生。寄言亭上吏。遊客解鷄鳴。唐德宗朝。長孫公輔亦有關山月詩。略云。淒淒還切切。戍客多離別。何處最傷心。關山見秋月。故杜子美詠月。凡使關山者五。初月云。關山空自寒。玩月呈漢中王云。關山同一照。吹笛云。月傍關山幾處明。又寄張彪詩云。關山信月明。又十六夜玩月詩。關山隨地濶。河漢近人流。

玉花驄照夜白

明皇雜錄。上所乘馬。有玉花驄。照夜白。又異人錄云。玉花驄者。以面白。故又謂之玉面花驄。故杜子美丹青引云。先帝天馬。玉花驄。畫工如山貌不同。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云。曾貌先帝照夜白。龍池十日飛霹靂。

薛稷畫鶴

南部新書云。祕省內落星石。薛稷畫鶴。賀知章草書。郎餘令畫鳳。相傳號四絕。故杜子美有通泉縣署屋壁薛少保畫鶴詩。所謂薛公十一鶴。皆寫青田真。

字舞

羅衫葉葉繡重重。金鳳銀鸞各一叢。每遇舞頭分兩向。太平萬歲字當中。王建宮詞也。按唐樂府雜錄云。舞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。字舞者。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。故建有太平萬歲字之句。

鵬鵠膏

爾雅注。鵬鵠似鳬而小。膏可瑩刀。續英華詩。有馬銜首荷葉。劍瑩鵬鵠膏。故杜子美贈太常張卿均詩云。健筆凌鵬鵠。銛鋒瑩鵬鵠。又大食刀歌云。鐫錯碧甕鵬鵠膏。銛鏐已瑩虛秋濤。

日亭午

天臺賦曰。羲和亭午。纂要曰。日光曰景。日影曰晷。日氣曰暉。日初出曰旭。日昃曰晡。日溫曰煦。在午曰亭午。在未曰暍。日。晚曰旰。日將暮曰薄暮。故杜子美晨雨詩云。麝香山一半。亭午未全分。又通泉驛詩云。溪行衣自濕。亭午氣始散。

厨人

劉楨瓜賦序曰。在曹植座。厨人進瓜。植命為賦。立成其詞云云。故杜子美山館詩云。

厨人語夜闌。戰國策張儀引厨人曰。乃知厨人。已具戰國策。

水精域

江總大莊嚴寺碑。俯看驚電。影散琉璃之道。遙拖宛虹。光遍水精之域。故杜宿贊公房詩云。身在水精域。

雲閣

甘泉賦。乘雲閣而上下兮。紛蒙龍以混成。李善曰。雲閣。言高連雲也。杜子美詩。散騎未知雲閣處。玉戶金鋪門首也。璇題。玉英題頭也。棖椽之類。皆以玉飾。英華相屬也。

白玉堂金華省

古樂府詩。君家誠易知。易知復難忘。黃金為君門。白玉為君堂。堂上羅酒尊。使作郎。郭倡。故杜子美詩云。上君白玉堂。倚君金華省。

水晶宮

任昉述異記云。吳王闔閭造水晶宮。又魏畧曰。大秦國以水晶為屋柱。故杜子美曲江對酒云。水晶春殿轉霏微。

三受降城

杜子美諸將詩云。韓公本意築三城。擬絕天驕拔漢旌。按唐中宗時。張仁愿取漠北。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。絕虜南寇。封韓國公。故杜公云耳。

臘日賜口脂

景龍文館記。三年臘日。帝於苑中。召近臣賜臘。晚自北門入於內殿。賜食。加口脂臘脂。盛以翠碧鏤牙簪。故杜子美臘日詩云。口脂面藥隨恩澤。翠管銀罍下九霄。王建宮詞云。月落天寒近臘時。玉街金瓦雪漓漓。浴堂門下抄名入。公主家人謝口脂。皆言臘日賜口脂也。

地平如掌

沈佺期長安路詩。秦地平如掌。層城出雲漢。故杜子美樂遊園歌云。公子華筵勢最高。秦川對酒平如掌。

蒼玉佩翠雲裘

禮記曰。天子佩白玉。公侯佩山玄玉。大夫佩水蒼玉。世子佩瑜玉。士佩瑀玟。又宋玉風賦曰。主人之女。翳承日之華。被翠雲之裘。故杜子美更題詩云。群公蒼玉佩。天子翠雲裘。

萼為露葵

顏之推家訓有蔡郎者諱純遂專呼萼為露葵。面牆之徒。遞相倣效。承聖中有士人聘齊。主客郎李恕問曰。江南有露葵否。答曰。露葵是萼。水鄉所出。今食者綠葵耳。故杜子美茅屋檢校收稻詩云。秋葵煮復新。又寄杜佐詩云。味豈同金菊。香宜配綠葵。

教坊內人

忽看金輿向月隄。宮人接著便相隨。恰從中尉門前過。當處教看卧鴨池。王建宮詞也。按唐著作佐郎崔令欽教坊記云。左右兩教坊。右多善歌。左多工舞。坊外有水泊。俗號月隄。陂形如偃月也。故王建述此。又言妓女入宜春院。謂之內人。亦曰前頭人。常在上前頭也。其家在教坊內。謂之內人家。四季給米。得幸者謂之十家。故王建宮詞云。內人對御疊花牋。內人唱好龜茲急。內人相續報花開。內人籠脫繫紅繵。內人恐要秋衣著。內人爭乞洗兒錢。

集絃膠

仙傳拾遺云。漢武天漢三年。帝巡北海。王母遣使獻靈膠四兩。乃集絃膠也。出鳳麟洲。洲上多鳳麟。數萬為羣。煮鳳喙及麟角。合煎作膠。名之曰集絃膠。一名連金泥。弓弩

已斷之絃。刀劍已斷之鐵。以膠連續。遂不脫也。故杜子美病後過王倚飲歌云。麟角鳳背世莫識。煎膠續絃竒自見。

銀床

杜子美謁玄元廟詩。風箏吹玉柱。露井凍銀床。潘子真詩話。以杜用晉史樂志淮南篇。淮南王自言百尺高樓與天連。後園鑿井銀作床。金甌素綆汲寒漿。潘引此未盡也。按山海經曰。海內崑崙墟在西北。帝之下都。高萬仞。面有九井。以玉為檻。郭璞注曰。檻。闌也。故梁簡文雙桐生空井詩云。銀床繫轆轤。庾肩吾九日詩云。銀床落井桐。蘇味道井詩。澄澈瀉銀床。陸龜蒙井上桐詩。獨立傍銀床。碧梧風嫋嫋。蓋銀床者。以銀作闌。猶山海經所謂以玉為檻耳。洪覺範冷齋夜話。不知出此。乃引嘉祐中許彥周知澶州。河濱漁網得一小石。刻詩云。雨滴空階曉。無心換夕香。井桐花落盡。強半在銀床。

五夜

衛宏漢舊儀曰。五夜者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。又渾天儀制曰。以左手把箭。右手指刻。以別天時早晚。故杜子美早朝詩云。五夜漏聲催曉箭。

松花酒

唐原化記有老人訪崔希真。希真飲以松花酒。老人云。花溢無味。以一九藥投之。酒味頓美。裴鉶傳奇。載酒名松醪春。故杜子美集。載杜員外詩云。松醪酒熟傍看醉。劉長卿送從兄之淮南詩云。沂沿隨桂楫。醒醉任松華。又至華陽洞詩云。蘿月延步虛。松花醉閒宴。

浮蟻

周庾信謝賜酒詩云。浮蟻對春開。蓋用曹子建七啟。盛以翠尊。酌以雕觴。浮蟻鼎沸。酷烈馨香。故杜子美贈汝陽王詩云。仙醴求浮蟻。江樓夜宴詩。尊蟻添相續。簡院內諸公詩云。蟻浮仍臘味。鷗泛已春聲。

獨酌謠

陳沈炯獨酌謠云。獨酌謠。獨酌謠。智者不我顧。愚者余不邀。不愚復不智。誰當余見招。所以成獨酌。一酌傾一瓢。白樂天以吳祕監有美酒多獨酌。但蒙書報。不以飲招。故曰君稱名士。誇能飲。我是愚夫。肯見招。蓋用王孝伯讀離騷。痛飲酒是也。

龍鳳膏為燈

王子年拾遺記。海人乘霞舟。以雕囊盛數升龍膏。獻燕昭王。王坐通雲之堂。然龍膏為燈。火色耀百里。煙色如丹。洞冥記。漢武帝以丹豹髓。白鳳膏。磨青錫為屑。以淳蘇油和之。照於神壇。夜暴雨。火光不滅。余乃知李長吉歌。烹龍忽鳳玉脂泣。羅屏繡幙圖香風。非鑒空語也。

八舍

唐沈佺期。自考功員外郎。拜給事中。作詩云。旭日千門起。初春八舍歸。又酬楊給事廉見贈省中詩云。分曹八舍斷。解袂五時空。按應劭漢官儀曰。侍中舍有八區。論者言員本八人。

巴渝曲

樂府解題。載武王伐紂。歌使工習之。號曰巴渝之曲。美其地因巴渝以取名。杜子美暮春題瀼西草堂詩。以萬里巴渝曲。三年實飽聞。今世所傳印注杜詩。乃引前漢禮樂志。巴渝鼓員三十六人。殊不知巴渝之歌。自武王伐紂始。

浮查

杜子美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詩。末章云。浮查並坐得。仙老暫相將。前輩多引張

騫為証非也。余按王子年記。堯時有巨查。浮於四海。查上有光。若星月。常繞四海。十二年一周。名貫月查。又名掛星查。羽仙棲息其上。

子美笛詩引胡騎武陵事

杜子美吹笛七言詩云。胡騎中宵堪北走。武陵一曲想南征。上句取陳周宏讓長笛吐清氣詩。胡騎爭北歸。徧知別鄉苦。下句取陳賀徵長笛吐清氣詩。方知出塞客。不憚武陵深。舊注下句。引桓伊三弄之事。非也不見武陵意耳。

笛詩清商欲盡奏

杜子美五言吹笛詩曰。清商欲盡奏。宋玉笛賦云。吹清商。進流徵。又云奏苦血沾衣。又王徽謂桓伊曰。聞君善吹笛。試為一奏。又云故作發徵聲。向秀思舊賦序曰。山陽鄰人有吹笛者。發聲嘹唳。

滿壁寫滄洲

杜子美何年顧虎頭。滿壁畫瀛洲。瀛字乃滄字。故王介甫詩云。畫史雖非顧虎頭。還能滿壁寫滄洲。蓋杜有山水障歌云。聞君掃却赤縣圖。乘興遣畫滄洲趣。

短轅車